**《雪山大地》读后感**——探寻“生”的秘密

理工农学院 土木1班 肖美丽16670067067

生命的极限在哪里？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？这些问题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，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“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”而这些问题我也在《雪山大地》这本书里找到了属于我的答案。

“在极端的自然环境中，生命总能找到生存的方式”生命是顽强的，在青海藏区这片广袤的草原上，汉藏两族凭借着这一点，延续着草原的生命，此时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我心中也渐渐有了影子，生命是伟大的，就像书中写到的雪莲，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严寒地带，它们是纯洁是坚韧是希望，也是藏区人民的象征，生存的艰苦并没有打碎生命的希望，正如一代代藏区人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守。

或许生命本就没有极限。强巴是一个汉族干部，却扎根在了艰苦的藏区草原，他是建设草原的先锋也是汉藏两族的桥梁，才让原本只是一个聋哑的孩子，强巴却赋予了他生命的新的希望，他康复了，也有了自己的学业，而他却选择了回到那个生养他的草原，去改变它去建设它，落落和小才让接过了建设草原的接力棒，此刻的生命也就得到了延续。

那么“生”的意义又在何处呢？“生命的奇迹在于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，也能绽放出最美的花朵”意义是人定义的，也是自己赋予的，想要过怎样的人生，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？这些问题杨志军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，而我们的答案仍在追寻的路上在雪域之巅，寻回人之为人的根柢

合上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，恍若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庄严的精神仪式。眼前不再是都市的钢铁丛林，而是那片辽阔、苍茫又圣洁的沁多草原，是那亘古耸立、俯瞰众生的雪山。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小说，不如说是一部用生命与岁月书写的高原史诗，它叩问着在这个浮躁时代里，人究竟该如何与自然共处，又如何与自己的灵魂对话。

“草原，疯狂地延伸着，用辽阔嘲笑着马蹄，似乎马永远走不出草原，马终究会累死在它的辽阔里，马蹄也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嘲笑着草原，似乎草原是不够踩踏的，踏着踏着就会踏没了。”

雪山草原的“自然的伟大”，磅礴、沉默、永恒；生活其上的牧民和“父亲”“母亲”所代表的“人性的伟大”，坚韧、善良、充满神性的光辉。这两种伟大并非对抗，而是交融。父亲从未试图去“征服”这片土地，而是选择去理解、去尊重、去融入。他的工作不是施舍与改造，而是服务与共生。这种姿态，为现代文明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镜子——我们是否在征服自然的狂热中，早已迷失了对万物应有的敬畏？是否在追求发展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，却遗忘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与世界的和谐共处？

书中“父亲”与角巴、桑杰等人的情谊，“母亲”作为“梅朵”被无数牧民感念的细节，以及汉藏一家血脉相融的亲情，都指向一种超越民族与文化界限的、普世的大爱。这种爱，生于最严酷的自然环境，却绽放出最温暖的人性光芒。它告诉我们，文明的真正高度，不在于科技如何发达，物质如何繁盛，而在于人如何对待他人，如何对待脚下的土地和世间的万物。游牧文明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命的尊重、对简约生活的智慧，恰是对现代性之困境的一种深沉回应。

“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，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点亮你，熄灭你一辈子追随你，这还不够还要影响你的所有亲友，所有后代”

对我而言，阅读这本书是一次精神的“还乡”。我们这代人，困居于都市的喧嚣，沉迷于技术的幻梦，离泥土的气息、山风的凛冽、星空的璀璨已太过遥远。我们习惯了人定胜天的叙事，却忘记了在雪山面前，个体生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不过是瞬间一瞥。《雪山大地》以其恢弘而细腻的笔触，强行将我们拉回到那个最本源、最真实的世界，让我们重新感受到被现代生活稀释了的那些情感：敬畏、感恩、谦卑与坚韧。它仿佛在说：看，人原本应该这样活着——知自身之渺小，故谦卑；感自然之厚赠，故感恩；历生活之艰难，故坚韧；怀众生之苦难，故慈悲。

最终，《雪山大地》赐予读者的，并非一个远方的故事，而是一种内心的尺度。它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，有机会抬头望见那座永恒的“雪山”，并在心中保有一片纯净的“大地”。这片精神的高地，足以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保持清醒，在物质的洪流中安顿心灵，知道何为值得坚守的价值，何为真正丰盛的生命。

这本书的重量，正在于它超越了故事本身，成为了一盏照亮精神家园的明灯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科技如何飞跃，人与土地、人与他人、人与内心之间的那份古老而永恒的联结，才是我们永不迷失的根柢。这座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耀着神秘的光芒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古老的故事。

生不过是尽己所能的依靠自己脚下的这片大地活着，《雪山大地》回到了人和自然最初的样子，而我们又何时才能回归我们精神的故乡，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。